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

Volume 14 | Issue 2

Article 1

---

2016

## 導言

Jonathan Cha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ong K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repository.hkbu.edu.hk/ijccpm>



Part of the [Applied Ethics Commons](#), and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Sciences Commons](#)

---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中外醫學哲學》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HKBU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repository@hkbu.edu.hk](mailto:repository@hkbu.edu.hk).

# 導言

陳強立

本期《中外醫學哲學》的主題是死亡與優生。死亡是千古以來，宗教家和哲學家一直思考的課題：人死是否如燈滅？人除了身體還有死後仍然能存在的靈魂嗎？我們應怎樣看待死亡？優生則是近世由於科學的興起，才漸漸進入宗教和哲學的視野的課題。所謂「優生」，顧名思義就是優化生命的意思。沒有科學的幫助，人類在優化生命的事情上，能做到的有限。但是，隨著基因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人類通過基因改造的技術，大大提高優化生命的能力。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基因改造會否對人性構成戕害，違反人的尊嚴？使用此一技術會否為社會帶來新的不平等？本期收錄了三篇主題文章，它們分別為關啟文的〈靈魂存在嗎？——瀕死經驗的啟示〉、張穎的〈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和 David Chai 的“Habermas and Zhuangzi against Liberal Eugenics”。首篇文章通過分析瀕死經驗的案例，探討靈魂是否存在的問題。第二篇文章探討大乘中觀哲學的生死觀，並藉此反思我們應怎樣看待死亡此一問題。第三篇是一篇英文論文，該文試圖從道家的視域來批判通過基因改造優化生命的某種自由主義優生學的主張。本期同時刊登回應上述三篇主題文章的九篇評論文章，這些評論文章極具批判特式，它們絕大部分都是具針對性，對有關的主題文章提出細緻的批評，而其中一些更是具有深刻洞見。

關文的主旨有兩方面。其一是關於人們對瀕死經驗(NDE)的認識與醫療照顧（特別是垂危的病人）的關係；其二是關於瀕死

---

陳強立，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中國香港。

《中外醫學哲學》XIV:2 (2016年)：頁 1-5。

© Copyright 2016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經驗(NDE)的研究對唯物論的挑戰。關文用了相對少的篇幅討論前者，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在討論後者。關文提出，近年不少關於瀕死經驗(NDE)的研究，能支持靈魂的存在（意識可以脫離身體），並認為各種對瀕死經驗的自然主義解釋，這包括生理學方面的解釋（例如 NDE 純粹是藥物的作用或缺氧所致等）和心理學方面的解釋（如建構論、人格解體的效應、幻想和想像或出生時的記憶等），均未能充分和全面解釋 NDE 的現象；而一些可靠知覺的案例和研究，則對瀕死經驗的可靠性提供相當支持。

對於關文，本期收錄了劉彥方、冼偉林、范瑞平和翁若愚的評論文章。劉彥方的文章，從科學方法、案例的可靠性、大腦研究和唯物論的定義四個方面反駁關文關於瀕死經驗(NDE)的研究支持意識可以脫離身體的立論。劉贊同關文「跟著證據走」的客觀態度，但他指出「我們跟隨的應該是明確、高質素而且經得起考驗的證據」，而「有很多所謂證據，只能依賴當事人或在場者的口供，我們很難掌握事情的真相，而且『魔鬼往往在細節中』，我們不應不假批判地照單全收」。劉文亦有就關文聲稱「可靠知覺的案例和研究」一一提出反駁。冼偉林的文章同樣對關文聲稱「可靠知覺的案例和研究」提出質疑，冼文從死亡的定義、死亡時間和 NDE 的性質幾個方面來反駁關文的上述立論。范瑞平的文章贊同關文對自然主義（或唯物論）抱懷疑態度的立場，並通過（他所認為的）傳統儒家所信奉的「生氣一元論」（該論斷定靈魂有兩部分：魂與魄）來解釋瀕死經驗的現象。傳統儒家是否認為人有靈魂，有可討論之餘地。但是，即使儒家如此認為，倘若沒有「明確、高質素而且經得起考驗的證據」，那亦只能是儒家的一種宗教信念而已。翁若愚的文章，著眼於關文在哲學思考方法上的應用。翁文認為「以哲學思考溝通對瀕死經驗的科學解釋與傳統的宗教觀念，關文作出了哲學思考方法應用的一個良好示範」，「關文運用嚴謹的哲學思考方法審視瀕死經驗的科學解釋與宗教觀念，正切合柏拉圖對哲學問題與哲學思考的深刻認識」。

可惜的是，翁文既沒有對關文的哲學思考方法，亦沒有對柏拉圖對哲學問題與哲學思考的認識，給出清楚的說明。

張穎的主題文章，有三個主要部分。第一和第二部分「以大乘中觀學派為主，從其『緣起性空』的哲學脈絡和『相即不二』的辨證思維，審視大乘佛教的生死觀以及它對中國儒道傳統的補充與融合」。張文認為，「中觀堅持相即與不二的觀點，提出『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的說法……正是基於這種對世界萬物及人生的根本認識，主張不必懼怕死亡，強調『不常不斷』、『不來不去』、『非在生死，非住涅槃』，最終消解世人對死亡的恐懼與擔憂」。張文的第三部分，論述中觀學的生死觀在當代臨終關懷中的啟示意義。然而，張文在這個部分僅僅指出，「中觀學的空性觀有利於世人面對死亡，接受『無罣礙』、『無所得』的生死觀，以減輕和消解對死亡擔憂和恐懼，不再為死亡所焦慮不安」，以及「由於中觀學偏重哲學義理的論證，對死亡經驗的論述相對不足」，其餘只是集中討論其他佛教機構或組織有關臨終關懷的理念和實踐。

對於張文，本期收錄了葉錦明和姚治華的評論文章。雖然只有兩篇評論文章，但兩篇文章均十分精彩。葉錦明的文章認為，張文首兩個部分的論述線索是清晰的，但是，由於張文並未對「從明白『緣起』的內涵至獲得『解脫』的境界，究竟關鍵在何？從哲學性的緣起觀到實踐性的解脫論，兩者關係何在？」有關問題作出分析，那是張文在論述上的一大缺陷。其理由是，「必須通過解答這些問題，我們才可以清晰地呈現出，中觀學派空觀思想在生死問題上的主要理論特徵。」葉文進一步指出，張文第三部分的討論「並非承接第一、二部分討論中觀學派的空觀思想來分析現代人生死問題，而是從宏觀的、整個佛教思想（包括大、小乘佛教）的層面來討論『臨終關懷』的問題。如此一來，整篇文章的論述便打成兩槓，難免令人有理論斷裂之感。換句話說，作者許諾要在文章最後的部分，『論述大乘中觀學的生死觀在當代

臨終關懷中的啟示意義』，最後其實未能達到。」姚治華的文章，對張文介紹中觀哲學「生死即涅槃」的不二思想，以及闡發其「生死一如」的生死觀，予以肯定。但這一「生死一如」的生死觀在何種程度上反映了佛教的生死觀呢？張文最後部分所討論的「臨終關懷」實踐又是如何踐行這一生死觀呢？姚文指出，張文「對前一個問題沒有論及，對後一個問題也沒有充分說明。」姚文認為，中觀「生死一如」的生死觀只是在勝義諦上論述生死，但在世俗諦上如何理解生死卻似乎沒有明確說明，事實上是迴避了這一問題。故此，姚文認為，中觀「生死一如」的生死觀更接近於自然主義的世界觀，因為兩者均沒有許諾死後的生命。姚文甚至懷疑，它是否一種非佛教的生死觀。中觀學派空觀思想沒有許諾死後的生命是否就更接近於自然主義的世界觀，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中觀學派空觀思想能否容納死後的生命之說法則是另一個有趣的問題。

David Chai 的文章，從道家的視域來批判通過基因改造優化生命的自由主義優生學。Chai 的論文指出，自由主義優生學的興起，使人們的注意力從自然與人為的爭論（就通過基因改造優化生命的問題而言）轉移到別的問題上：自由主義優生學「激起了幾位傑出人士的反對，包括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他們反對的立足點就是基因操控抹煞了人性本質與人造物之間的差別。道家原則上贊同這一反對，但卻是出於不同的理由」。Chai 認為，道家可以提供一種「存在—宇宙論辯護，以加強哈貝馬斯從社會—政治視角出發的對自由優生學的批評」。此一「存在—宇宙論辯護」的中心主張是，人類生命的開端根本超出人類控制的，而改變這一根基意味著重塑自我與自由的涵義。

對於 Chai 的論文，本期收錄了王沁、陳成斌和 Michael Campbell 的三篇評論文章。王沁的文章指出，我們很難確信道家的觀念可以用來強化哈貝馬斯對優生學的排拒。相反，道家如果反對優生，那這些反對的考量恰恰也構成其反對哈貝馬斯的理

由。再者，如果道家排斥塑造孩子生命歷程的嘗試，道家也會同樣排斥醫療、教育以及其他社會化的努力。所有這些干預或許在道家看來都是「偽」，而非「道」。哈貝馬斯想要區分社會化和基因改造，而道家則認為兩者並沒有原則上的分別。道家提倡對自然變化的接受，但哈貝馬斯同樣無法容納這種觀點。陳成斌的論文認為，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反對人為，而反對的範圍包括了對醫治疾病的人為干預。陳文指出，「這樣的想法，在上述自由優生學的正反光譜中，理應是處於最極端的位置，亦即不僅否定自由優生學，甚至可以是否定一切人為（不自然）的做法，包括醫療或者父母為子女提供最好環境的責任」。Campbell 的論文認為 David Chai 的進路是不成功的，因為哈貝馬斯的論點的前提就是倫理學的命題不能由形而上學真理演繹出來。另一方面，Campbell 認為道家玄學單憑自身並不能為排拒基因增強提供基礎。因為，道家對基因增強的批評會陷入一種兩難困境：或者既排除治療也排除增強，這種情況顯得太苛求；或者既不反對治療也不反對增強，這又太過寬鬆。道家思想會否反對通過基因改造優化生命，是一個大有爭論餘地的問題，這取決於我們如何理解道家的「順其自然」此一觀念，而其中「自然」是否意謂大自然。無論是 Chai 的論文或是其他三篇評論文章，似乎均假定道家的「自然」觀念意指大自然。但是，這一點是必須加以論證的，否則，那就犯了不當予設的謬誤。